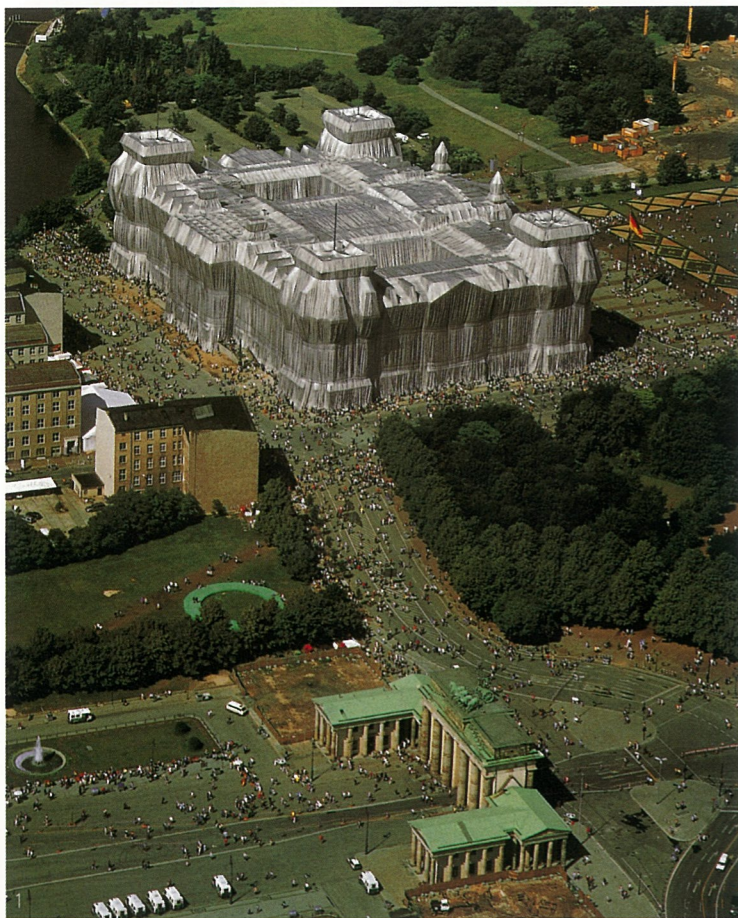


艺术与骗术 不到一步之差

Less Than One Step between Art and Legerdemain

●张奇开 Zhang Qikai



倘若你关心现代艺术，你就应该知道法国人马塞尔·杜桑。但请注意的，他的伟大功绩，被人稍稍做了点手脚。

1913年2月，美国纽约第69军团军械库举行了现代艺术国际展览会。这个展览轰动一时，遭到评论家和艺术家的猛烈批评。野兽派画家马蒂斯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辱骂。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更是被形容为“一场爆炸”。它获得了对于反对者来说简直就是无可奈何的“一种引起公愤的成功”。画出这件杰作时，杜桑只有25岁。之后不久，这位沉默寡言的成功画家却永远放下了画笔，其原因至今为止没有找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

1917年，杜桑从商店里买来一个小便池，用油漆写上制

造商的名字“R·MUTT”，又把它命名为《喷泉》(Fountain)，然后提交到美国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The 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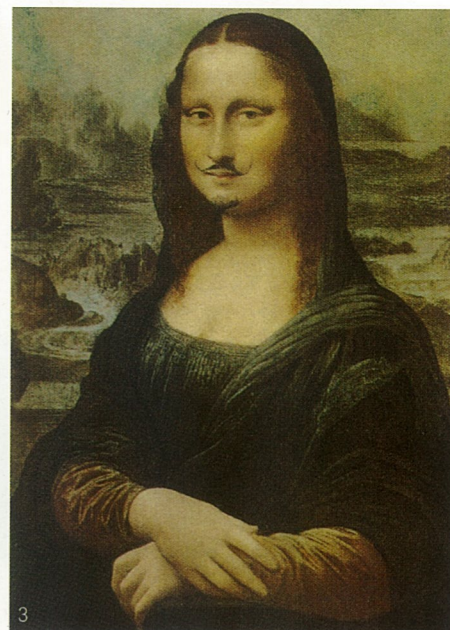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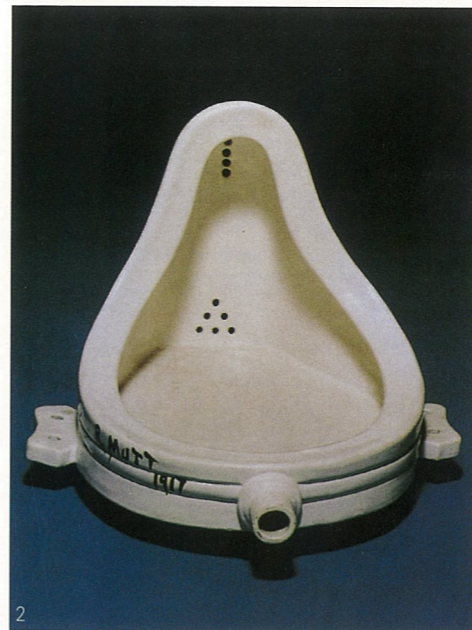
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搞的是群众运动，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因此，它的章程规定，任何人只要交五美元，就可以成为该协会会员，然后就有权提交一件作品参加协会展。杜桑不以为然，他恶作剧似的把《喷泉》交到展览办公室。感觉深受其辱的展委会，拒绝展出这件作品，把它扔进了垃圾堆。

由于羞辱艺术，当时的杜桑被视为艺术界的恶棍与骗子，还被媒体众口一词地骂为下流与粗俗。其实，杜桑只是一种反讽之举，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泛艺术论调的尖刻讽刺。杜桑并不认为人人都可以做艺术，他想借用这个公共卫生间里男人撒尿的器具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是否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品？很显然，杜桑自己回答的是不。因此，不管这个小便池本身或是从杜桑的动机来评判，它都不是艺术。但我们的世界是足够幽默的，不知是出于对历史的故意篡改还是无知，这个小便池成了艺术史中的一个极为重要里程碑。尽管它的原作当时就已经被毁，而今，它的复制品也作为一件艺术瑰宝很严肃地存放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一个显赫的位置，活像是从一个伟大人物的遗容上翻制的石膏面孔，供公众瞻仰。

一起来判断吧，这个小便池作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供奉在法国最顶级国家博物馆里，算不算是一个历史骗局？

如果我们把它假定为骗局，那么这个骗局是谁设置的？肯定不是杜桑本人。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和杜桑反其道而行之，半个世纪后又像美国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那样提出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论调。波伊斯不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以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的名义，违反校规，自作主张录取了落榜的125名考生，并带领其中54人强行占领了学院的秘书处，要求学校当局给他们发放学生证。这个行动引起了艺术学院行政管理和教育秩序的混乱。1972年10月巴伐利亚州政府无限期解除了这位教授的职务。波伊斯在30名德意志联邦警察的“夹道欢送”下微笑着走出了校门。解聘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



1. 包裹帝国国会大厦
地景艺术 克里斯托夫和珍妮·克劳德
2. 喷泉 陶瓷 马歇尔·杜桑
3. L.H.O.O.Q. 综合材料 马塞尔·杜桑
4. 油脂椅子 装置 约瑟夫·波伊斯

应。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在由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等人草拟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以示抗议；大学生们打着“波伊斯——第二个海涅”的旗子举行了示威游行；意大利著名收藏家卢希奥·阿梅利奥说：“我们把对波伊斯的解聘看作是对整个欧洲先锋派的解聘！”

五年以后，这位超人又恢复了教职，英雄般凯旋。

在这之前很久，波伊斯就把几十公斤奶油凝固成三角形堆砌在一把椅子上，并诡秘地说，“油脂象征着温暖的灵魂。”1965年，他又用厚厚的奶油涂抹在自己的脸上，怀抱一只死兔子，向观众自言自语。这件作品的标题是《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然后，1974年的他，又把自己和一匹狼关在一个房间里共度七天。还有1982年德国卡塞尔第七届文献展，开幕式后他开始在路旁种植7000棵“波伊斯橡树”，并在每棵树前



竖立一块石头。这个作品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普通人参与，历时四年。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举止，并收集了大量垃圾，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他的作品。无疑，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荒诞行为除了少数的赞赏，更多的是疯狂的恶评，并把他看作不折不扣的巫师与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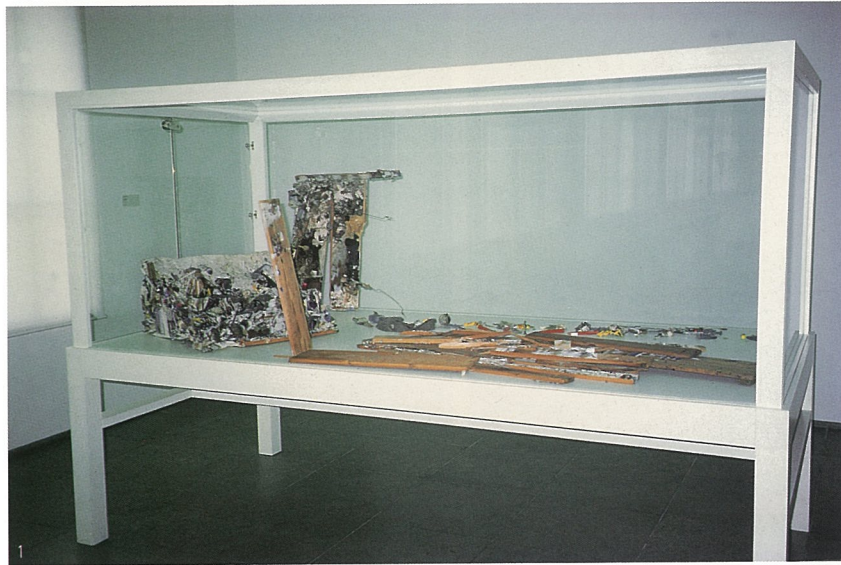
波伊斯是骗子吗？谁敢肯定地回答。如今，足智多谋的德国人却把他的每一件作品，甚至他的那些“垃圾”都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放进了博物馆。在西方，波伊斯已经被视为20世纪的伟大天才和当代艺术教主。

西方人毕竟不是疯子，杜桑的小便池和波伊斯的荒诞行为和他的垃圾，能够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一定有它的必然理由。

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分门别类地对人类社会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我们的时代病态。尤其是当社会机制独立于人的设计后必然会摆脱人类的控制，反过来对人造成伤害。在他们看来，社会恰似一部高速向前移动的机器，而又没安装必须的制动——我们通常称为刹车——系统。因此，看到了危险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朝这个方向全面地调整了自己的整体文化精神，对主流社会价值提出挑战，以批评现存模式为己任。特别是60年代末所谓“后现代”化以后，批评的言辞更加激烈。无论是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无不承担着这样的责任，艺术活动也随着这个潮流参与进来，不自觉地演化为现存模式的对立面，而被作为批评对象的主流，在压制和鼓励的交替态度中，反而积极认同文化的这种新的意义，并用足够资源来培养这种反作用力量。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经费来扶植那些不是为社会创造美而是故意“犯规”，不是来歌颂而是来唱反调的艺术家，这仿佛已经成为他们艺术表达的终极的目标和方向。

有“反艺术家”之称的杜桑制造的“小便池”事件，在艺术史上当属首创，也是对当时的艺术潮流的反叛行为，正好符合西方文化的当下语境，于是，权力话语悄悄把它作了修正，然后将之塑造为艺术经典就在逻辑之中了。

而波伊斯的艺术活动更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另一个相反的立场。早在1964年，在现代主义还沉溺在艺术形式上变幻莫测的愉悦时，他就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演播室里做了一个题为《过高评价马塞尔·杜桑的沉默》的行为艺术，把矛头直指杜桑这个现代艺术的文化英雄。波伊斯还解释说，他对杜桑的评价含混复杂，充满了矛盾，既包含了对杜桑“反艺术概念”的



桑仿佛是在乱搞，但他选定的时机、敢于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勇气和巧妙地借助家喻户晓的大师作品的智慧以及原创观念都不可多得，不可重复，令庸俗的艺术之辈们望尘莫及。

不仅如此，德国的波伊斯的《7000棵橡树》；美国的马利亚的《钻地球1000米》；保加利亚的克利斯多的《包围德国国会大厦》；意大利的卡特兰的陨石轰击教皇的《第九小时》；加拿大的图尼克的户外集体裸照，还有美籍华人谢德庆四个“一年”的行为艺术等都是引起广泛震撼的作品，成了吸引社会注意力的事件。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一位艺术家都对自己的作品投入了不可估量的财力、智力和体力，甚至呕心沥血。

相比之下，杜桑的几件作品却可归

批评，也包含了对他的行为的批评，因为杜桑放弃了艺术创作。实际上波伊斯担当了“反反艺术家”的角色。

有了杜桑和波伊斯这样的大师作为指路明灯，艺术玩家们以为艺术就真的可以乱搞了，于是群起而搞之。乱搞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举，因为，艺术的一切形式可以说都已经被前人穷尽，没有留下任何空间给今天的艺术家，他们已经彻底断绝了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进行创新的梦想，抄袭前人的成果似乎是他们的作为迟到者心安理得的权利。所以，风起云涌的当代艺术的低能儿们就开始了大规模地群起而模仿之。在西方，这类艺术家比比皆是。这股模仿风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吹到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部分艺术家，便寡廉鲜耻地把已经被别人模仿过的艺术再模仿一次。理性判断，这无异于骗术。也许，这些艺术——骗术在特定时期，能对某种僵化的文化起到一定消解作用。但艺术就是艺术，它必定有其自身规律和目标，尽管艺术只有认同没有专利，架上、装置、行为作为艺术样式，人人都无可非议地有权采用，甚至尽人皆知的样式，人人都无可非议地有权采用，甚至尽人皆知的大师作品也允许参照、借鉴、移植、挪用，但艺术的潜规则却仍然有一个最基本的限制：其中必须有你的独特创造，而不是照搬。正因为部分“当代艺术家”们缺乏创造这根神经，酷爱生搬硬套，长久以来才产生不了真正震撼人心的作品与观念，而且事到如今，缺乏独立创造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到了和大众疏离的境地，只能在所谓的“江湖”上自娱自乐，然后，恰如一位智者说的，“像孤儿一样被西方人领养”。

在今天，没有哪种理论不是陈词滥调，更没有哪种艺术形式不是司空见惯，问题是理论是必须要说下去的，艺术也更是需要搞下去的，这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活动方式，那么，理论怎样说，艺术怎样搞？这是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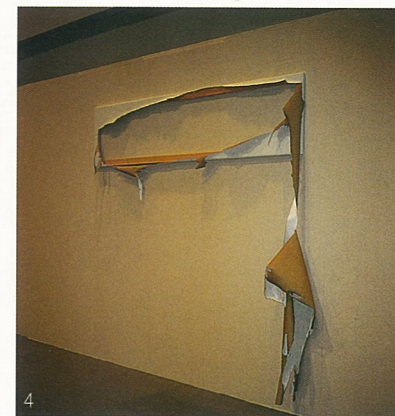
也许，看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大多数作品也同样令人恼怒，但他们却成功地培养了范围广阔的受众和参与者，形成了健康的市场，而且在各个时期都能产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作品。

达·芬奇于16世纪初画出了《蒙娜丽莎》，作为一幅肖像画在许多方面都算得上超然杰作。300年后的1919年，又是那个杜桑，把一张从商店里买来的《蒙娜丽莎》复制品添上一撮胡子，成为20世纪艺术界举世惊骇的创举。表面看来，杜

桑类为脑筋急转弯似的艺术，它终究有偃旗息鼓的日子，即便杜桑本人也不例外，他决不愿沿着这条仅仅是由巧妙的主意构成的艺术线索攀升。他不断地扭转方向，寻找新路，最终发现自己无所创造，索性丢下艺术，用下象棋来了却余生。或许，这就他当年意识到不可能再有更高建树而放弃了绘画一样。这是杜桑的伟大之处，要不然他真的将不可避免地继续玩弄大众，也包括艺术家自己都不屑一顾的骗术。



- 1、波伊斯的“垃圾”作为人类的艺术经典，许多都用防弹玻璃保护起来。这是陈列在德国柏林汉堡火车站博物馆内的波伊斯专馆的一件“垃圾”作品。
- 2、实在急了，婴儿也用来展览。但观众明白，这并非艺术家的杰作，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杰作。
- 3、这些残汤剩水一本正经地放在特制的玻璃盒子里，于是立即就成了艺术。这件作品摆放在1996年的德国科隆艺术博览会上，标了不菲的价格，但它的作者身份不明。
- 4、艺术的任何形式都被前人捷足先登，愤怒之下撕破这块画布！这个偶然效果居然成就了一位艺术家的艺术事业。



杜桑自己不再玩脑筋急转弯，并不等于说就没有人对此不感兴趣。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倾心这种把戏的海外中国艺术家，邀约几个朋友来到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公然站在杜桑的小便池前撒了一泡尿，然后用摄像机录下了这个亵渎行为的全过程。几天以后，他把这盘录像名又详细写上自己住址的录象带寄给蓬皮杜艺术中心办公室。目的非常清楚，他想成名。严格说来，这种有损贵重公共物品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国的有关法规。如果蓬皮杜艺术中心不能容忍这种下流行为，对撒尿者提出起诉，这就热闹了。特别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媒体一旦介入，它肯定会变成一个艺术的非常事件，必然轰动国际社会。这也正是我们这位艺术家的梦寐以求的，于是，他就功成名就了。如果蓬皮杜艺术中心掩盖这个事实，那么这个行为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骗术。这位艺术家相信自己一定能大功告成，或许，他已经为各种媒体想好了大惊小怪的巨大的标题：伟大的行为艺术——中国人把尿撒进了杜桑的小便池！

太遗憾了，命运并没有像这位艺术家意想那样发展。杜桑的小便池是倒着放的，小便撒进去，就停留起来，不久开始变质，臭气很快就充满了整个房间。但并没有人觉得诧异，观众都顺理成章地以为小便池蓄有小便天经地义，那恶气熏天正是杜桑的伟大创意。不知过了多久，那盘录像带才辗转地插进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放像机里，那帮老谋深算的艺委会委员们极其谙熟当代艺术的玄机，当他们看完了足够使他们愤怒与恶心的录像后，立即看穿了这位中国艺术家的良苦用心，也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于是乎，他们找来清洁工把已经臭不可闻的小便池洗刷得洁白如初，并把整个房间作了严格消毒与除臭，不动声色地把这个事件封藏起来，让这个完美的计划无法得逞，且毁于一旦。蓬皮杜艺术中心艺委会委员们压抑着自己的怒气，含着冷笑在艺术与骗术之间选择了后者，使我们活生生损失了一位有可能成为与杜桑同等级别的大师。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任意杜撰的故事，这可是一件并不广为人知的真人真事。

美国文化战略家亨廷顿在研究国际现代经济发展状况时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上个世纪的9年之内翻了一番，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其实不单经济领域，中国艺术界也不甘落后，从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把西方100年的艺术史重新演绎了一遍。不可否认，其中不乏智慧之光，但假冒伪劣也大量地充斥其间。当你有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再回头来看短暂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时，你才会恍然大悟，居然有这么多艺术家厚颜无耻。

1997年，颜磊和洪浩看准了中国艺术家们想国际出场的

燃眉之急的心机，用他们两人的拼音的反序书写lelnay Oahgnoh的名义畅通无阻地假造了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邀请信。也许，当收信人得知自己成功在即又烦于难以找到有轰动效应的点子时，恶作剧的骗局昭然若揭，使那些惯于四处张扬的艺术家们只好保持了一种痛心的沉默。《文献展邀请信》可以称为一件有趣的作品，表面看它只是为美术界提供了一个诙谐的笑谈，但实际上，它是用最锋利的刀刃剖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尴尬处境和骗子终会被更高明的骗子的骗术骗取的现状。

最近，北京艺术界由匿名信丑闻引起的官司，可以镜像出个别利欲熏心的艺术界人士企图捕捉虚幻利益的疯狂，我们会咋舌这种对待“江湖”恩怨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甚至凶相毕露的“高度”，同时对此感到悲哀。这个典型事件就是表面温文尔雅的文艺工作者们把当代艺术理解为骗术心理的外化和延伸，令人惧怕与厌恶。

尽管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还是来谈谈毕加索吧。他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在他的85岁生日聚会上——这时候，他活在他来说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还剩下六年零六个月——众目睽睽，诸耳恭听，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独自一人时，在内心，不敢用古老而伟大的艺术家的称谓来想象自己。只有提香、乔托、伦勃朗和戈雅才配享有这个荣誉。我是个小丑，这个人了解他的时代，装扮了同代人的贪婪和愚蠢，我用杂耍蒙骗了他们。在此，我述说的痛苦，比实际的痛苦还要痛苦，但我却感到了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无比快乐。”

可以设想，这个态度在当时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他的真诚不但没有对他的声誉带来丝毫损伤，反而有增不减。毕加索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连他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攻击和诽谤力度与权利，因为他针对的是毕加索。

毕加索是善于玩弄骗术的小丑吗？又有谁敢肯定地回答？

杜桑、毕加索和波伊斯毫不夸张地说可以称为20世纪艺术领域能相提并论的三座颠峰，没有人能够逾越。你看，连他们都涉嫌了艺术与骗术，可见，今天的艺术是多么令我们感到是非难辨的一种行当！

人们常说，存在与虚无，真理与谬误，智者与傻瓜，只有一步之差。今天，艺术在标准失控，技术取消的时代，艺术与骗术恐怕还不到一步之差。☐